

《士兵风采》丛书

军 旅 名 星

——名人专访

《解放军生活》杂志编

解放军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旅名星/《解放军生活》杂志编 . -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7. 5

(战士文库: 士兵风采卷)

ISBN 7-5065-3385-5

I. 军… II. 解…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书 名：军旅名星

著 者：《解放军生活》杂志社

出版者：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1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北京市门头沟区印刷厂

发行者：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5.25

字 数：111 千字

版 次：199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 数：33001—56400

书 号：ISBN 7-5065-3385-5/1 · 394

定 价：5.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调换）

出 版 说 明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军委颁发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切实加强基层思想文化建设，建立战士合理的知识结构，以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经总政治部批准，我们特策划编辑出版《战士文库》丛书。

《战士文库》是一套内容涵盖军事、政治、历史、地理、科技、文化和军营生活等方面知识的大型丛书，拟分《军事知识》、《军事瞭望》、《军事高新技术》、《军营生活》、《实用科技》等，共计 100 册左右，具有小型图书室性质和小百科全书的容量。

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做到通俗、精美、准确和趣味性相结合，让读者在轻松、有趣的“漫游”中获得有益的知识，增进对祖国和军队的热爱。

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年 4 月

● 目 录 ●

- “水神”李国安 黄齐国(1)
“鬼才”王刚二三事 刘萍(16)
走近邵华 珠珠 杨永革(23)
王涛和他的军功章 张春启 方之舟(31)
《洗衣歌》悲欢曲 王犁田 张超(38)
华君武与几代中国军人 张晋生 陆一(47)
山东汉子刘效礼 马彦平(56)
中国篮坛“女乔丹” 李全平(67)
兵“妹妹”于文华 丁美霞(73)
周灵燕——绿色百灵 李建力(78)
陈强父子 马继红 马春林(83)
亚洲一枝笔 时明(93)
朱时茂和他的“第一漂” 路滔(100)
军旅笑星 马平(114)
最高的女兵 —— 郑海霞 尚方(120)
穆铁柱散记 陆一 张晋生(124)
属蛇的朱向前 何彦达(128)
“西部歌王”王洛宾 康新民 郝秀云 刘正权(133)
王姬,曾经是个兵 刘萍 马成冀(139)
黄宏京城再度走红 李德林(145)

- 蔡国庆,为什么要当兵 故人(149)
“电视女杰”邓在军 周志方(154)

●“水神”李国安

黄齐国

在茫茫的内蒙古草原，你如果要做一个有关“威望度”的调查，农牧民会告诉你：“给水团的李团长，那可是一个大好人！”

在北京军区给水工程团，你如果要做一个有关“知名度”的调查，干部职工会告诉你：“李国安团长，他是咱水利战线穿绿军装的钢铁战士！”

在北京军区给水工程团，你如果要做一个有关“佩服度”的调查，干部战士会不约而同地告诉你：“咱们的李团长！”

李国安，这位朴朴实实的大校团长，用他的热血和忠诚、汗水和真情，铸就了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形象。

“共产党员就要干为党立碑的事”

1995年6月15日。这是驻守在巴丹吉林沙漠北缘的某团五连官兵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他们终于结束了驻地30多年无饮用水的历史，李国安带领的连队在这里打出了甜水。

这甜水来之不易啊！早在 60 年代初，驻进这里的战士们就在哨所打井找水。挖一眼，没水，再挖一眼，还没水，先后挖了 40 多个黑窟窿，好不容易挖出一眼有水的井，却是苦的。战士们说：“别让祖国的亲人担心，咱们就叫它‘甜水井’吧。”从此，中国版图上就多了这个地名。连队吃水长年要到 75 公里外去拉。1963 年的一天，拉水车坏了，连队两天两夜没吃上水，周总理闻讯，亲自派直升机送水，并指示有关部门为该连增配一台拉水车。30 多年来，从军委、总部到各级领导始终关注着这个难题，但由于找不到地下含水层，难题一直没有解决。

边防战士吃水难，灼烤着李国安的心。从 1992 年起，他连续三年带领工程技术人员来这里找水。盛夏，戈壁滩上 50 多度的高温把胶鞋底都烤变了形，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硬是把连队周围 1500 平方公里的地域梳理了一遍，终于找到了有淡水存在的根据，确定了井位。出水那天，战士们手捧甜水又唱又跳，流着眼泪说：“甜水井水甜，是因为连着中南海啊！”

连队举行的篝火晚会上，李国安欢快得像个孩子，自己填词的歌唱了一首又一首。他太理解长年吃苦水的边防战士此刻的心情了。35 年的边疆生活，使他对当地水源奇缺的状况有着深切的感受。在内蒙古 110 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大部分属于贫水区、极贫水区，2400 万人口中有六分之一至今仍未解决吃水问题。最使李国安刻骨铭心的，是那一幕幕场景：草原上许多湖泊逐渐消失，沙进入退、水干草枯，时常能看到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因干渴致死而留下的堆堆白骨。一次，有个牧民给他唱起优美的草原牧歌《乳香飘》时，把“这里的生活多美好”，改成“这里的生活多痛苦”。

李国安忙说：“不对呀，你怎么把歌词唱错了？”那青年牧民沮丧地说：“因为没有水，我养的羊也少了，骆驼也没了，老婆也走了。你说我能不痛苦吗？”在一些蒙汉群众杂居的地方，长年吃啤酒色的苦水，井中有大量的甲烷气体，用火柴可以点着。在一个边防哨所，前来迎候他的官兵因为缺水，渴得嘴起泡，头发粘成团，脸上长满癣；有的边防连队甚至被迫后撤几十公里。一次，他找水路过一个边防连，当时连队只有4个人在家，一听说给水团长来了，像盼来救星似的，一个敲着鼓，一个打着鼓，一个叩着镲，一位连干部老远就跑过来报告。这4个人的“锣鼓队”，一咚一锵都像重锤一样敲在李国安的心上。他说：“咱是共产党员，是解放军的干部，就得想方设法为边防官兵和人民群众解除疾苦。找不到甜水，我这个给水团长就是失职啊！”

经过李国安和给水团官兵的努力，现在集（宁）二（连）线以西的内蒙边防绝大部分连队都喝上符合国家标准的饮用水，并且做到了“三化”“四到位”，即：自来水化、深井化、卫生水化；到食堂、到宿舍、到温棚、到浴室。

1993年深秋的一个夜晚，给水团来了两个老汉，他们一人手里拎着布袋，一人拎着黑色人造革包，找到李团长说明来意：“我们是托克托县伍申乡团结村的干部，受2000多村民委托，来找解放军给我们村打井的。”拎着黑包的老汉说：“这一万块钱，是送给团长的。”拎布袋的老汉说：“这四万块钱，是乡亲们集资买水管的，要是不够我们回去再集，可这井你们一定要打呀！”

这是两包什么钱哟！李国安看到，这皱巴巴的旧票子，大多是5元、10元、1元、2元的，甚至还有不少1角、2角的。李国安的心颤抖了：这可都是乡亲们的血汗钱啊！

来到这个居住着蒙汉群众的村子，李国安和官兵们看到，乡亲们祖祖辈辈都喝着又苦又涩、含氟量超过正常标准十几倍的水，村里大部分人患有皮肤病、佝偻病、粗脖子病。团党委会上，李国安激动地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群众还吃这样的水，我们有责任啊！乡亲们不找上门来，我们也应该主动去帮他们。团党委决定，贴钱也要帮团结村打出甜水。”可定下井位李国安就因病住院了。第二年的4月4日，他出院返回呼和浩特市，6日就上了井台。20多天时间里，他五次到打井现场指导。

下井管的时候到了。这天正好是“五一”节，李国安知道这是关键的工序，搞不好便会前功尽弃。早上7点多，他就从100公里外的团部赶来了。严重的腰疼使他无法站和坐，李国安就干脆侧卧在井旁的材料堆上指挥。这一天，刮着六七级大风，黄沙漫天飞舞，李国安的身上落了一层厚厚的黄沙，远远看去，就像一道小沙丘。101根总长303米的井管连续下了11个小时，他一刻也没离开井台。

一个老汉听说这就是团长，流着眼泪说：“我活了70多岁，没见过这种当官的！”团结村有了甜水井后，村里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饮水思念解放军”。

“为党的事业拼命奋斗，活着干，死了算”

正当李国安甩开膀子干得起劲时，持续八年的腰疼病越来越重。1993年9月，他参加全军“创业在军营”事迹报告团，白天忍着剧痛作报告，晚上睡不了宾馆的席梦丝床，只能躺在地板上过夜。返回团队时，是被抬下火车的。在医院里，他连续8天吃不下东西，排不出大便，被怀疑是恶性

肿瘤。团里一位干部来看他，问他还有什么事，李国安说：“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边防那些还没打出水的井啊！”

在 301 医院里，专家确诊他患的是“腰椎管肿瘤”，并做了手术。

生命保住了，但李国安的下腰部 3 块椎骨各被切除了三分之一，留下了一条永远无法愈合的骨槽。医生说，如果不注意保护，还存在下肢瘫痪的可能。

1994 年 4 月 1 日，病未痊愈的李国安找到医生，坚决要求出院。

回到团里，李国安常说：“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党给的。现在我多活一天，就要多挣 24 小时。”

最使李国安难以忘怀的，是江泽民主席的嘱托。1993 年 9 月，他参加“创业在军营”事迹报告团时，受到江主席的亲切接见，江主席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再立新功”。不久，江主席在北京军区一次会议上，又一次关切地讲道，再也不能让边防的战士们吃有毒的水了。这使他更急切地想完成压在心头很久的一件大事：勘察内蒙 8000 里边防水文地质情况，寻找从根本上解决边防军民吃水难的办法。

李国安做手术后，腰部靠一条 15 厘米宽的“钢围腰”支撑，解大便蹲不下来，他就在一把椅子中间挖个洞使用。如此之差的身体状况，怎么能去考察 8000 里边防水文地质情况？

就在李国安动身出发的前一天，为他做手术的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程东源教授正在呼和浩特讲学，闻讯后专程赶到给水团，紧紧拉着李国安的手说：“像你这样重的病，必须休息够一年，万万不宜长途跋涉啊！”团领导和工程师们也劝阻说：“军区首长再三强调，你现在不能去边防。要去，让

我们去吧！”然而，对于此次考察，李国安已下定决心。他必须亲自考察和掌握 8000 里边防水文地质的第一手资料，向党和国家提供一份权威的报告。

内蒙古的 8000 里边防线，横贯祖国的东西。李国安坐着那辆 212 吉普车，走戈壁、穿沙滩、翻山脊、下冲沟，越是地形复杂，他们必须要去，许多地方车上不去，就靠徒步行走。在内蒙古中部一片山区考察时，面对一座怪石嶙峋的山峰，李国安怎么也爬不上去了，司机小马给他砍来一根枯死的杨树杆，果然，拄着它爬山便利多了。从此，李国安的手里再也没离开过拐棍。到了西部一个边防连，连长看到他这根拐棍只剩下大半截了，便又找来一根拖把杆。于是，这根拐棍陪他勘察完了西部的 3000 公里边防。途中，李国安回国开会，后勤的木工班战士用坚硬的白蜡木，给他制作了一根真正的拐杖。靠着它，又勘察完了东部边防的 3500 公里。

徒步难，乘车同样也难。坐在车上，稍有颠簸，坚硬的“钢围腰”便挤压着皮肉。不出一两天，被挤破的皮肤感染了，加上天气炎热，途中无法清洗，他的腰部和下身开始溃烂，稍一磨擦，溃部就钻心地疼痛。草原上的“搓板路”、戈壁滩上的“石子路”常常颠得汽车像要散架似的。为了减缓身体的颠簸，他索性让司机用背包带把自己绑在座位上。身体的严重不适，并没有消蚀李国安的乐观情绪，一路上，他常常与战士一起作诗、唱歌。有一次，他即兴写了一首诗，念给同行的战士：“风沙劲，狼烟高，战士水壶各在腰；清晨找水沙漠去，寻得清泉作夜宵。”战士们听了，夸奖说：“没想到，咱们团长还会作诗哩。”可是，第二天一到宿营地，他双腿被勒得发紫，脚面肿胀，“瘫”在车上。只得让战士把他扶下来。晚饭后，他还要坚持整理一天来勘察的资料，只有到夜深人

静他才能脱去衣服，清洗患部。沾满血迹的内衣，必须用热水边敷边脱。腰弯不下，他就用一支毛笔蘸上药水，往患部涂抹。刚刚揭去新茧的嫩肉，一遇上药水，疼得他恨不得大叫起来，可为了不让随行的战士们知道，李国安总是强忍着。司机小马是个有心人，他似乎觉得团长有什么“秘密”。一天晚上，当李团长正咬着牙清理患部时，从门缝里见状的小马破门而入，抱着团长就哭了起来。他赌气似地说：“团长，咱们回去吧。你要再往前走，我就不给你开车了！”李团长扶起小马，对他说：“你的好意我都知道，可你也知道我们做的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哪能半途而废呢？！”

就这样，在四个多月里，李国安坚持走完了 8000 里边防，总行程 24800 公里。这一路，他一共用去了 40 多盒药水，扔掉来不及清洗、沾满脓血和污物的短裤就有 10 多条。出发时刚刚领的新吉普车，保险架断了 5 次，减震器坏了 4 个，轴承破碎过 2 个，刹车管坏了 3 个，车身的漆皮被风沙吹打得尽是麻眼。车已无法开回团里。

艰难的付出，使李国安和他的战友们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他们获得了大量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全线水文地质勘察，还确定了 109 眼井位，可望解决边疆 10 万军民的吃水难问题。他与工程技术人员写出的 22 万字的专题报告，填补了内蒙边防水文地质资料的空白，受到专家的高度评价。

“自己吃苦，是为了让别人微笑”

李国安是个孝子。

他 4 岁丧父，是母亲把他们兄妹 3 人抚养成人。李国安

从小就想：长大后一定要好好报答老人家。

母亲有个心愿，希望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这机会终于有了：1992年，组织在北京给团里分了一套房子，并点名要李团长住。

消息传来，团领导都很高兴，家里人更是喜不待言。老母亲说：“这回，可算盼到了。”

可有一天，李国安来到母亲面前。他说：“妈妈，有件事我对不起您。我把军区分的那套房子让给政委了。他虽然比我晚当十几年兵，可家里的住房还赶不上咱呢。”

看得出，母亲的表情很复杂。她停顿了一会儿，慢慢地，说：“小安，你做得对，妈不怪你。”

妈妈越这么说，李国安的心里越不好受：妈妈不仅给了我生命之躯，还教给我很多做人的道理。小时候她教给我的第一支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后来，她老人家经常嘱咐说：“你不管当多大的官，都要当个好官，要多为别人着想。”眼下，她的希望落空了，却没有埋怨自己，这是多好的妈妈啊！

李国安决定把母亲接到内蒙去。他要好好尽尽儿子的责任。

然而，繁忙的工作使他的愿望每每落空，他只好请来一个保姆陪伴母亲。

1993年4月24日，正在野外指挥打井的李国安突然得到消息：母亲病危。在母亲住院的一年多时间，这种电话、电报有好几回，可这次，李团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匆匆忙忙赶回医院，老人已处弥留之际。她躺在病床上，虽然已面无血色，但还是那样慈祥。她握着儿子的手，眼里充满了慈爱、希望和满足。李国安跪在母亲的病床前，用小刀精心

削了一片老人最爱吃的荸荠，慢慢地塞进她的嘴里：

“妈妈，儿子回来晚了，我真是个不孝之子啊！”

母亲微微摇了摇头，喃喃地说：“你有事情，妈不怪你。以后，妈再也不会拖累你了……”

走了，母亲永远地走了。她还没有住上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她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一看团里栽活的一排排松树，就这样，既满足、又遗憾地走了。

对于事业和家庭，李国安都有着痴迷一样的恋情。像他这种感情丰富、处事细心的人，完全有条件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然而，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当事业和家庭都需要他的时候，他只能把天平向前者倾斜。对李国安来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拼命奋斗，已经溶入了他的灵魂，成了他生命的第一需要。

妻子郭晓莹，是位老红军的女儿。20年前他们谈恋爱时，李国安明明是追求者，可约会时总是迟到者。每次失约，当郭晓莹看着他满头的汗水和一脸憨态，生起的气也就消失了。20多年来，丈夫一直就这样忙来忙去：21个春节，有14个是在部队或工地度过的。1993年3月，郭晓莹被汽车撞伤，头部缝了30多针，去年5月又因干家务不慎摔倒，左臂骨折，他都一直因工作无法脱身而没有留在家照料。

这是儿子李源与妈妈的一段对话：

“妈妈，问你一个问题。”儿子很诡秘：“我爸是不是在内蒙还有一个家呀？”

郭晓莹噗哧笑出声来：“亏你想得出来，我还不了解你爸，再给他两个胆，他也不敢！”

“那你说，爸爸咋总也不回家？”

“那是因为在内蒙你爸还有一个‘大家’，团里几百号

人，任务特别重，才顾不上咱娘儿俩啊！”

儿子若有所思。但似乎还有没解开的谜。

一天，李国安回到了家里。晚饭还没吃完，李源便放下碗筷，拉下脸开了口：“爸爸，我今天郑重跟你谈个问题！”

“什么问题？你说。”李国安看到儿子稚嫩的脸庞变了形，觉得好新鲜。

“你如果再不管我的事，就不认你这个爸爸了！”说完，李源抬起屁股，回到了自己的屋子。

起初以为儿子在跟自己开玩笑的李国安，一时愣在那里。他慢慢地放下碗筷，慢慢地向卧室走去。儿子的话，勾起了他的回忆：源源在内蒙上小学时，因为忙没参加过家长会；在北京上中学时，源源几次写信要学习资料，也是因为忙没顾上给他买。如今，儿子学习不好，老人孤寂而去，妻子含辛茹苦，我这还算个什么父亲、什么丈夫呀？

想着，想着，李国安失声痛哭……

后来，李源所在的学校请李国安作了一场报告。在茫茫的人群里，他看着父亲这熟悉的面孔，听着那些新鲜的故事，禁不住流泪了。爸爸回部队后，李源给他来了一封信，写道：“现在我懂得了您名字的含义，您的国字指的是‘国泰’，您的安字指的是‘民安’，您追求的正是国泰民安。我以后再也不会埋怨您了。”

“上不愧党，下不愧兵”

李国安常说：“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要想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重要的不是看你说什么，而是看你做什么。”多年来，无论是当部门领导还是当团长，他都以“上不愧党，

下不愧兵”作为座右铭。

作为一团之长，李国安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团队建设成为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当年，他调到这个团的时候，前来为他送行的战友看到破旧的营房、荒芜的院落，感叹地说：“你是从尿窝窝挪到屎窝窝来了。”而今，李国安和他的战友们把给水团建成了北疆一线最好的营区。那笔直的马路、灯光球场、彩色喷泉、漂亮的营房以及象征着全团近千名官兵的近千棵松树，把营区装点得生机勃勃。当年的那位战友又来到团里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兴奋地说：“这简直变成金窝窝、银窝窝了。”

这金窝窝、银窝窝，有全团官兵的汗水，更浸透了李国安的心血。

营房拆旧盖新，许多旧砖头还可重用，可必须将粘在砖头上的旧水泥刮掉。李国安与战士们一起干在工地。看着老团长弯腰时的艰难，战士们心疼地劝他不要再干，他哪里肯听。后来，还是一位基层干部想了个点子：过一会就叫团长去办公室接电话。一次、两次，次数多了，这点子被李国安“识破”了，他干脆下达命令：“把电话给我拉到工地来。”直到与官兵一起完成任务。

还在当后勤部长时，上级决定在给水工程团搞营房改造试点，学医出身的李国安担任了工程的副总指挥。从此，他的办公室桌上、宿舍里，到处都是有关建筑施工方面的书籍。不出两月，他与工程技术人员已能用行话交流了。混凝土浇铸的那几天，李国安硬是四天四夜盯在现场。结果，他们用有限的经费，盖出了人称“北疆部队的金銮殿”，经专家验收，工程全优！

“党把你放到一个位置上，你就得用心去干。”这是李国

安的一句口头禅。这“心”字，就是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之心，就是对未知领域的求索之心。

90年代的第一个秋天，当一纸命令将李国安从后勤处长变成一团之长时，他对“水文地质”、“物理探测”这类词汇基本说不太清楚。

不懂就学。不出几天，李国安的书架上、床头旁的书籍又换了一茬。工地上，他虚心向工程技术人员求教；帐篷里，他诚心向干部战士取经。不出一年，他已变成了水文地质的行家，对华北地区地下水资源的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就此撰写的专业论文也获得了军区优秀论文奖。

如果说，不尽的探索和突出的贡献折射出的是李国安对党的耿耿忠诚；那么，对他人无微不至的拳拳爱意，则体现了李国安为人品格的崇高。

1993年春天，汽车连战士申庆玉腰疼得特别厉害。打针，止不住痛；按摩，还直不起腰。这件事让李国安知道了，特意告诉汽车连干部：“让小申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入夜，已经上床睡觉的李国安突然像触电一样坐了起来。他想，作CT检查属于自费项目，可家住山东贫困农村的小申哪有这笔钱？

第二天一早，他就把280元钱给申庆玉送去，并叮嘱说：“今天就去检查，千万不要耽误治病。”之后，他又安排卫生队的一名医生陪小申去了医院。

结果出来了，小申患的是严重的“椎间盘突出”。李国安亲自安排，送他去驻军医院住院治疗。

三个月之后，李国安见出院后的小申行走仍不利索，打听到有一个专科门诊治腰疼病疗效很高，便又安排小申去